

这么坏

你还爱

Country	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Aged 15 and Over Who are Illiterate in 1990
Argentina	~1%
Brazil	~1%
China	~1%
India	~1%
Indonesia	~1%
Mexico	~1%
Pakistan	~1%
Philippines	~1%
South Africa	~85%
South Korea	~1%
Thailand	~1%
USA	~1%

这么坏，你还爱

郝凯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么坏,你还爱/郝凯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5.2

(都市红粉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7-80623-546-9

I. 这… II. 郝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6773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

邮政编码 450011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546-9/I·390

开本 32

印张 6.875

字数 134000

印数 1—3000

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目录

○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
| 001 | 楔 子 | |
| 004 | 第 一 章 | 痔疮型婚姻 |
| 036 | 第 二 章 | 寂寞,不过如此 |
| 068 | 第 三 章 | 刹车,离你一米 |
| 092 | 第 四 章 | 你的酒窝装满青涩 |
| 120 | 第 五 章 | 迎着你的目光绽放 |
| 156 | 第 六 章 | 拯救膏肓 |
| 184 | 第 七 章 | 落在心尖上的利剑 |

楔子

说好了三个人一起喝茶，陈翘眉却中途变卦。在电话中，陈翘眉的笑声清脆、响亮，震得林美诺的耳朵乱响：我在三亚晒太阳吃海鲜呢，当然有帅哥陪！所以无论如何不能结婚。电话里背景嘈杂，她好像很忙碌，不断给别人说话。翘眉挂了电话，又发来短信：近日一定要让你们分享我的幸福。不炫耀一下不行。

陈翘眉是新新人类，对时尚和潮流有种不知疲倦的追逐热情。男朋友一大把，石榴裙下臣服无数，就是死活不结婚。结了婚，谁还有那么大魅力？还有谁肯宠着？她把婚姻比为人身上的阑尾：这东西原来有用，随着人的进化，已经成为最没有用的一个器官，而且，你不小心，它还会发炎，折腾得死去活来。我才不要阑尾呢，只有没有进化好的动物，才需要阑尾帮助消化。

林美诺觉得，陈翘眉没结过婚，光说不练，嘴把式一个。她更愿意把婚姻比成痔疮：不算大病，长得不是地方，只能自己窝心，不好对人讲。不像得个骨折、外伤，或是像高血压、冠心病，可以像一枚勋章挂在胸前展览，只不过勋章是用来炫耀，伤病可以用来换取安慰和爱怜。可痔疮，再痛再难受也上不了台面，只好自己强作欢颜。痔疮不会死人，疼的时候下了跳悬崖的决心，一割为快，偏偏割不了，因为大夫说必须消炎才能手术。不疼了，手术又懒得做。

跟林美诺在一起喝茶的是叶阿楚，林美诺从小玩尿泥儿的死

党，从幼儿园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同学，彼此从头发丝到脚后跟，祖宗几代都清楚。

让林美诺揪心的痔疮，只有张曙光。现在懒得提。小日子过得像污水里久泡的烂抹布，外人面前，你还得装幸福，撑着熬着耗着。

婚姻像个奸商，片面夸大事实，开出红头支票，连哄带骗卖给新人一张合法性行为的营业执照，不论多不如意，不能退货。你非要撕破脸皮，结果，只有鱼死网破，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。离过婚的女人，像钧瓷上的一道裂痕，价值连城已不再可能。

叶阿楚才不管婚姻是阑尾还是痔疮，她现在妾身不明，一门子心思盼着南墙迅速离婚，抬了花轿来娶，让她从后备转为正式。她的那个他，脸庞那个周正，体态那个风流，眼睛那个妩媚，简直没的挑。

叶阿楚说：你知道吗？我害怕我妈唠叨，让我最好趁年轻饱满的时候嫁出去。她竟然替我晚年担心，一个人孤苦伶仃，不是太可怜了吗？

女人老起来多快呀，转眼工夫蔫黄瓜了。作为局外人，林美诺看得明白，阿楚纯粹瞎忙活，可她执迷不悟，非要闹到大乱方寸、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幸亏还有林美诺这个大后方，阿楚哭起来不至于临时抓瞎。

这话不能点太透，她那么敏感，指不定哪句话捅着马蜂窝，顷刻翻脸。话又说回来，换谁在叶阿楚的位置上，大概也会执迷不悟。跟南墙拉扯那么久，见证了一个男人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的创业历程，妻不妻妾不妾，总要有个名分吧？要不成什么了，真真

奸夫淫妇不成？

两位女友的风流线意外地交织在一起。林美诺嘴上还要宽慰她：女人结不结婚，下场都一样。一般来说男人寿命没有女人长，所以老年人中寡妇远远多于鳏夫。阿楚不听，一门心思鼓动南樯发动“政变”。和所有涉及这个问题的女人一样，南樯的老婆宁死不离。话里话外，南樯也不像当初那样斩钉截铁。原想逢场作戏，等阿楚闹着非他不嫁，他开始头痛。当情人挺好的，何必费事休了大奶，绕那么陡弯子，还给政府添麻烦。何况他现在已坐上市卫生局长的宝座。

陈翘眉打电话过来时，林美诺和叶阿楚已经在经六路上的玺子咖啡馆坐下了，一人一杯香薰茶，刚品出点滋味来。接到电话，俩人一边骂着陈翘眉不守信用，一边收拾了东西，离开了咖啡馆。

初春的草已经冒尖了。风开始变得柔和，落在脸上成了轻柔妩媚的抚摸。这样的天气是不适合讨论什么阑尾、痔疮的。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。林美诺漠然站在人行道上。情已欠费，爱已停机，机主不在服务区。林美诺把爱人张曙光有可能去的地方都联系了一遍，不是说机主已关机，就说没见。张曙光消失在婚姻之外，想找他都找不到。林美诺被他搞得很头疼，只想逃离家庭，离开这个不爱自己的人。没有感情的交流，没有话说，没有性生活，这就是林美诺目前的婚姻现状。不过再难过，生活还要继续，自己还要养家糊口，浪漫也许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。叶阿楚却在可惜那杯未来得及喝完的香薰茶。

第一章

痔疮型婚姻

太舒适的生活容易埋没我们的感觉。

阿楚每天和林美诺通十几次电话，报告最新进展。想着她心急火燎皱着眉头的样儿，林美诺觉得可怜又可笑，点着她脑门儿，说：二奶好嚣张呀。

叶阿楚的经历挺复杂。离婚好几年，一直没再婚，整天为爱情心焦。快奔四十的女人，黄花菜说凉就凉，她急于当正宫娘娘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。

阳光下，叶阿楚穿一身牛仔，上衣敞开着，被牛仔包裹得紧紧的腰以下的部分，显得饱满而又妖娆诱人。很多男人从她背后走过去之后，还要回头用目光抚摸一下，才肯心满意足地走开。

叶阿楚当过几年出版社编辑，混到正科，编过几本书。国人还不知道啥是出境游，她就跑好几趟新马泰了。凑着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热乎劲儿，她哭着喊着扔了工作，一头扎到鲜花店，下海当了老板。扎扎实实地折腾了几年，从几间小门脸起家，折腾到几家SPA 香薰、色彩工作室，叶阿楚终于成了云烟城屈指可数的富婆。

甘蔗没有两头甜。叶阿楚千挑万选找个男人，结婚后吃了半年后悔药。那人没啥能耐，窝窝囊囊，三锥子扎不出个屁，基本属于“三无”人员：无生活情趣，无浪漫气质，无沟通欲望。趁着公婆外出旅游，叶阿楚离婚了。

挂单的阿楚百无聊赖,无论别人介绍的,还是自己认识的,没一个看顺眼。刚到婚姻市场上,她还不知道水深浅,赌气坚持找未婚的青头丝,转了几圈发现很难。降低条件,离婚带孩子的也凑合,但是还找不到合适的,这让她很苦恼。有一次,别人给她领来一个大她二十多的小老头,子弹头的脑袋,浮肿的眼袋,头发没有几根。介绍人很为她考虑地说:李教授肯降低条件找个离婚茬儿,已经很不错了。她顿觉满嘴都被苍蝇塞住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她真正认清了现实。把心收回来,重新对着镜子看自己,叶阿楚一看吓一跳。脸上堆起了横肉,额头出现了细密的皱纹。眼睛有点迷茫,没有过去亮。如果认真看,依稀看到她的皮肤原来很光滑,就像一件古代的瓷器,需要凭想像力才能复原。可一旦视线稍稍变焦,又清晰地现出四十岁女人的满面倦容。在世人眼里,四十岁的女人跟垃圾差不多。过去雪白的牙齿也黄了,牙科美容师曾告诉她,珐琅质会随年龄而消失。这二十年,她如一朵鲜花丰满过,绽放过,之后便是凋谢。

她无奈地叹气:好男人都死绝了。

直到有一天跟人蹭饭,叶阿楚认识了有家的生意人南樯,对上眼了。恋着爱着,要死要活。顺便说一句,俩人没几天就住到一块儿。后来她说,从一开始就注意他了,阴沉着脸,像在思考重大国际问题。她喜欢忧郁的男人,觉得这样的男人内向深沉、靠得住,不会随随便便背叛自己的女人。

幸福的女人恨不得能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幸福。电话中林美诺已知他们已经非常亲密,但仍不依不饶地说:多亲密?阿楚索性大声说:上了床,更离不开他。俩人笑作一团。南樯成了俩人固定的私聊话题。只有说到她和南樯的聊天记录、短信时,饱



受煎熬的阿楚才会神采飞扬地谈半天。

叶阿楚的梦里总是出现孩子,白白胖胖的婴儿,笑呵呵的,会爬会走会说话,不知道有多可爱。要有孩子,生活会怎么样?阿楚经常设想自己的未来。

阿楚总让自己非常忙,事必躬亲,异常忙碌。周围的人夸她会生活,把人生搞得丰富多彩。可阿楚心里明白,必须把时间填满。一闲下来满脑子的都是他,坐卧不安,度日如年。

晚上躺在床上,阿楚经常不能马上入睡,辗转难眠,心里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,忙是忙,累是累,生活里却似乎总少了点什么。

她不想独自走完泥泞的人生之路。

林美诺的网名,准备红杏出墙。这网名让阿楚打趣说有婚外恋倾向。

既然与张曙光离不成婚,那就逃到网上,找个精神寄托吧。不是林美诺想网恋,纯属被逼无奈。

林美诺是个固执的向往爱情的女人。她的固执在于一直寻找梦中的白马王子。她相信那个人一定会出现。年轻时睁大眼睛去找,以为找到了,捧在手里,藏在心口。后来她明白,所有的感情在开始就注定了结局。所谓真爱,根本不存在,别人都在游戏,只有她当真。

这是她碰得头破血流后才明白的事实。

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,林美诺上网闲逛,在艾城摄影聊天室和阿桑认识了。他们从一开始就聊得很投机。话题围绕摄影、婚姻、家庭,他文字表达能力强,有情调,又风趣。每句话都能让她笑上半天,又正好说到她心上。她接受了阿桑的建议,把叫人有

非分之想的“准备红杏出墙”改为“第三道茶”，简称三茶。

阿桑是唯一没有提出要和林美诺见面，或者要她传照片的人。没几天，美诺从心里开始喜欢他了。这会儿急于听到别人对阿桑的评价，她想也没有想拿起来电话，打给了阿楚：嗨，我今天特高兴，认识一个人。出来吧，我们好好说说。

阿楚开着车，以消防队员的速度来到约会地点。听着林美诺的描述，阿楚的眼睛发亮：好呀，真好。

阿桑出现在林美诺的生活里，确切地说，是一个影子，一种声音。林美诺说：我和阿桑约定永远都不要见面，永远都不问真名，反正我们彼此只需要一个固定的聊天伙伴而已。她这样说的目的意在表现自己的矜持。阿楚提醒她，不要昏了头，把什么都一股脑儿端出去。

从此以后，中午这段难熬的时候倒成了林美诺和阿桑俩人共同的盼望。以前没有地方吃饭，盒饭、炒菜对付着，现在林美诺要等阿桑上网，或者他的电话。电话不是他打过来，就是她打过去，有一次两块手机电池都打没电了，这样长的通话时间让她有点不好意思。听见阿桑叫自己“领导”，林美诺心里有种莫名的企盼，有种彻底暴露给他的冲动。

说实在的，他们谈论的内容很丰富，很投机，很上瘾。只要打开话题，没几个小时收不住。单位住房，三十以后的食疗保健，感兴趣的股票，近期天气展望，走红的电影明星，老歌手复出后的新专辑，年轻的梦想，晚上电视节目……话题很杂，但俩人小心翼翼地绕过雷区，不谈感情。后来他们的话题集中到文学作品上。

林美诺喜欢法国的杜拉，一个用灵魂和生命写作的女人。“我总想找到一个地方，让我独自呆在那儿，让我可以在那里爱。



不知道爱什么，既不知道爱谁，也不知道怎样爱，爱多久。但要在自己心中保留一个等待的地方，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等待爱，也许永无结果，但等的是它——爱。”这就是杜拉，一个让她永远对爱执著的女人。

阿桑一本正经地说他曾经的人生理想是获诺贝尔文学奖，到现在依然没有放弃。对着话筒，他用金属般明亮的声音，认真地背诵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会上的领奖词：这是我第二次得到这个奖项，第一次我已经把它颁给了我自己。

这些日子，林美诺的心情好多了，生活远非她想的那样糟。她的朋友不少，但遇到这么能谈得来的，离自己生活圈子那么远的人，真不容易。

阿桑也说三茶是他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投机的朋友。

林美诺以为自己够能说的，可碰见阿桑，她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到现在林美诺都不知道阿桑到底是学啥的。

每次，电脑右下角他的彩色头像，穿背心的小熊在闪烁，阿桑问：三茶，我的小柴火妞在吗？我来了，忙里偷情。

林美诺飞快地打出一行字：亲爱的，我来了。恨不得从屏幕外边飞到你身边。接着俩人网上拥抱，亲吻。说了好多肉麻的体己话。爱得激情难耐，害得林美诺所有的事情都干不成，所有的书都读不进去。这样的情形，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。

民营东风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南樯与叶阿楚相识时车差点被扣。

那时候，南樯的生意刚起步，整天骑个豪迈满城乱飞。医院、工商、税务、报社、广播电台，南樯忙得不可开交。他看起来很年

轻,说话腼腆,既有儒雅的学者风度,又有一掷千金的暴发户的派头。才华加金钱,对女孩子有足够的杀伤力。

南樯开着新私家车,心情好极了。前面有个漂亮的女交警,大檐帽,威武娇媚,圆鼓鼓的小嘴吹着哨,小细胳膊不停地指挥,怎么看都像野蛮女友。眼分神了,眼看滑到人家跟前,南樯心里大叫不好。她一吹哨,生气地走过来:你咋回事儿,难道你想从我身上轧过去吗?南樯狂笑不已。她更恼火:你还笑?南樯说:尊敬的交警同志,根据我了解的交巡警管理条例,你有点错误:一、你没给我敬礼。二、你没有说明我错哪儿了。三、你诬陷我。光天化日之下我敢从你身上轧过去吗?

女交警鼻子冒出汗,脸微红,细小的汗毛清晰可见。她说:好,我现在就给你敬礼。

南樯说:那我给你跪下,咱俩扯平。你要严格执法,热情服务。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。我还不知咋回事儿,你都要气死了,这不利于您的健康。

她说:你是干什么的,这么会说?

南樯掏出了工作证。

南樯的好心情,一方面来自他的新车,一方面来自他要去参加朋友的生日晚宴。

阿楚站在巨大的蛋糕前面,被鲜花包围着,样子十分幸福。祝福生日快乐的歌声响起来时,缤纷的玫瑰花瓣从天而降。

掌声、歌声、鲜花、美酒。多么美好,似曾相识,好像在梦里。叶阿楚发出孩子似的尖叫。

南樯来到人群中间,把一大杯饮料递到阿楚面前,说:来,似曾相识的新朋友,祝你永远美丽健康。然后又从花瓶里拿出一枝

玫瑰,献给阿楚。

阿楚似乎看穿他的心思,立刻揭露他:你们男人惯用的伎俩吧。天天鬼混,见谁都面熟。

南樯觉得这女人不可思议,还没有谁当面给他这么难堪过。

有时候事情和想像的不一样。阿楚尖锐地说。

那晚,微醉的阿楚看见南樯温情的目光,她也回应着,不躲闪也不回避。从他身上散发出的男人的气息,让离婚半年多的阿楚,感到这种味道很好闻,有种说不出的诱惑。她想拒绝红玫瑰,可她无法拒绝南樯热情洋溢的肢体语言。

南樯俯在她耳边说: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,它美丽、易损。

一种幸福包围着阿楚。

舞会开始了。南樯来到阿楚身边,向她做出无法回绝的邀请。舞会的灯光得体地暗下去,像一粒一粒的小眼睛,鬼头鬼脑的,四处探看,煞是有趣。灯光消失了,只有萤火虫一样微弱的蓝光在头上闪烁。南樯一直拥着叶阿楚。她以为南樯会狠狠地把她搂在胸前。事实上没有,南樯保持着恰当的距离,举止得体,彬彬有礼。

南樯在她耳边小声说:为什么我们今天才认识?

阿楚抿着嘴不说话。她继续跳着,心里却藏着另外的想法。

南樯似乎猜到她的心思,说:这里太乱是吗?要不我送你回家。

阿楚点点头。

美丽的云烟城小巧玲珑,美好夜色尽收眼底。阿楚突然对这个男人有了亲切感,她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男人。

你想喝咖啡,还是茶?南樯的眸子在夜里亮闪闪的。

阿楚说：我想听你说说自己。

南樯故意轻描淡写地说：真的没啥可说，我给你说个小笑话。有次我们单位到峨眉看猴子，有个戴眼镜的同志走在最后。路边突然有个猴子窜了出来，抢了他的眼镜，对着太阳戴上，没想到马上头晕得想摔倒。猴子拿着眼镜在石头上磨来磨去，不一会儿磨出个大窟窿，这时候戴上合适了。

阿楚笑得前仰后合，问：真的吗？

阿楚这些年全部的笑声加起来，也没有南樯让她笑得多。这些笑声，让阿楚神清气爽，身轻如燕。她沉浸在一种自己也弄不清的漩流中，令她内心激扬而动荡。

讲笑话是南樯的专长。逗得叶阿楚“咯咯咯”笑个不停。他看火候差不多了，编个理由先走了。

最初接触时，南樯和阿楚都很谨慎，既热情有礼，又有分寸。南樯没费多大劲儿，拐弯抹角地把她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。

那几天南樯老在回味和阿楚认识的细节。他很想鼓起勇气再次约她出来，可总是开不了口。才认识的朋友，想交往但没有借口。正在胡思乱想，他的红色富康车撞到阿楚家楼下的护栏上，还殃及了一位老先生。老先生没伤着，吓着了。南樯怕老先生家的五个孩子说他的事儿，只好硬着头皮给阿楚打电话。南樯又买了些补品，说了些好话，加上阿楚从中说和，老人总算回了家。

虚惊一场过后，南樯无论如何也要表示谢意。可送她什么呢？花多少钱呢？他想，像她那样的女子，人漂亮，自己有钱，见识也广。送的太名贵，会让她觉得太俗气，也许那点好印象也给破坏了。送高雅的，又显得寒酸，拿不出手。索性什么都不拿，干



脆些,随机应变。

他先把自己装扮一新,开车来到她的美容院。他本意来看阿楚,可这女人们光顾的地方,男人去不合适。他拐了个弯儿,在对面书画店等她。书画店里的人似乎对叶阿楚的情况很了解,正在义务宣传她的光辉事迹。一个单身女人如何白手起家,靠奋斗才有了今天。

正听着,看见阿楚从店里走出来,南槁赶紧迎上去,伸出手做好了握手姿势。阿楚似乎想不起来他是谁,冷淡地礼节性地握了握手,话很少,态度也全变了,换个人似的。冷场了。店里的女孩隔着玻璃都看见了。南槁脸上发烧,头蒙了。走也不是,不走也不是。

南槁忙给自己找个台阶,说:这样好不好,我想表示一下,给我个机会?

叶阿楚断然回绝:好呀,我这里十来个小工,都没吃饭,你请她们好了。

南槁有点下不来台。他心想:我专门来请你的,你不去还有什么意思。于是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:怎么,我做错什么了,这么不给面子?

阿楚寒着脸说:我确实有事情。你领她们去吧。

南槁咽了口唾沫连声说:好,算了吧。要不,改天好吗?

叶阿楚从他眼皮底下走了,冷冷地走了。她那尖尖的高跟鞋敲在水泥地上,“嗒嗒嗒”,每一下都很响。

他百思不得其解,心里很不是滋味,上班也没有心思。怎么说翻脸就翻脸,哪句话不对了?才认识没几天,不可能有对不住她的地方。那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儿?思前想后,这里面肯定有蹊

晓。

晚上,南樯鼓足勇气,敲响了叶阿楚家的门。

门开了,站在门口的正是穿着透明睡衣的叶阿楚。

南樯说:打扰你了。不管你高兴不高兴,我还是想当面感谢你。

阿楚笑了,眼睛也在笑。她咬着嘴唇,调皮地说:来,就对了。她把手背在身后,胸前挺起一座山峰,说:请进吧。

进了门,南樯长长地吐了口气,那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。

这是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房间,空间不大,布置得却很有品位,显得井井有条。当他坐在沙发上的时候,阿楚已经把水果端上来:你想喝什么饮料?

南樯说:茶吧。

一会儿工夫,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规矩地放在南樯面前。这是一套精致的小茶具,南樯放在手里看着,上面画的全是日本仕女。阿楚说:我在日本买的。接着,她坐在地毯上削苹果。空气中出现了断层。俩人对视的瞬间,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也许他们都在等待对方开口。

片刻,叶阿楚说:我想你一定会来。所以我哪里也没去,等着你。

真的吗?南樯说。

阿楚看了他一眼,说:你太聪明了。

他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,只有浅浅地笑笑。

阿楚说:你呀,鬼能鬼能的。我还猜不出你的小九九?

南樯说:都是小把戏,你一眼就看穿了。白天你为什么那样对待我?